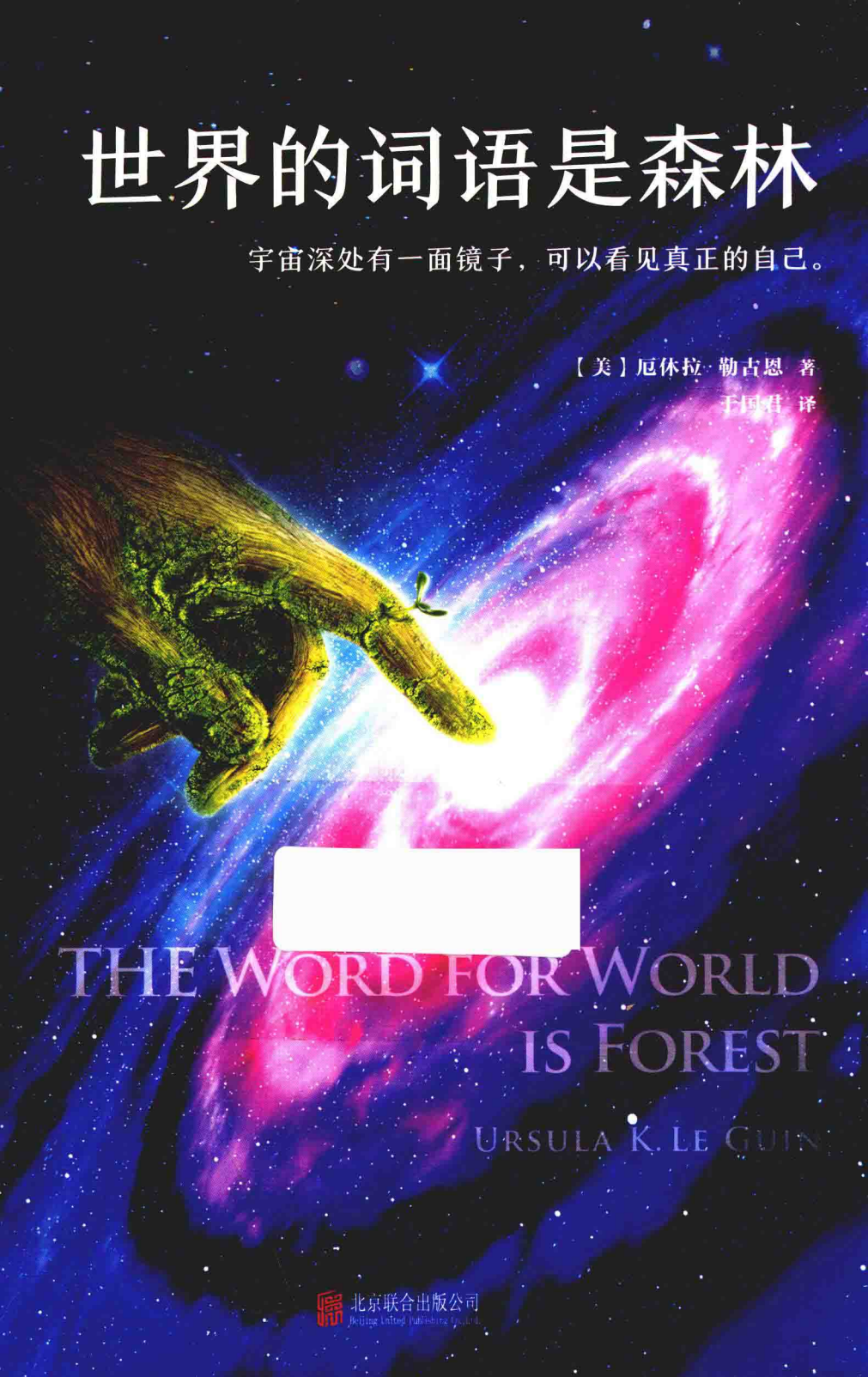


世界的词语是森林

宇宙深处有一面镜子，可以看见真正的自己。

【美】厄休拉·勒古恩 著

于国君 译



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

URSULA K. LE GUIN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世界的词语是森林

【美】厄休拉·勒古恩 著
于国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词语是森林 / (美) 厄休拉·勒古恩著; 于国君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1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96-0806-2

I. ①世… II. ①厄… ②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0839号

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

by Ursula K. Le Guin

Copyright © 1972 by Ursula K. Le Gu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6-4769

世界的词语是森林

作者: [美]厄休拉·勒古恩

译者: 于国君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责任编辑: 管文

特邀编辑: 任俊芳 邹景岚 夏文彦

责任校对: 绳刚 曹振民

封面设计: 肖雯

版式设计: 陈宇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01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6.25印张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806-2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

URSULA K. LE GUIN

献给先行者吉恩



第一章

戴维森上尉醒来时，昨天的两个片段仍萦绕在脑际。他在黑暗中又躺了一会儿，思考着。一个好消息：新来的一整船女人已经抵达。真令人难以置信。她们乘坐“纳法尔”跨越二十七光年的距离来到了中心镇——从史密斯营地乘直升机到那儿要四个小时。这是第二批到达新塔希提殖民地的女性，整整二百一十二位一流人种，全都有繁殖能力，一个个健康干净，反正差不多吧。一个坏消息：转储岛发来作物歉收的报告，出现大范围腐蚀，几乎是全盘崩溃。那一整排二百一十二个凹凸有致的诱人曲线慢慢淡出戴维森的脑海，他似乎看见大雨倾盆，将犁过的土地翻搅成泥浆，又把这泥浆稀释成一片红色的清汤，带着一块块礁石流入暴雨肆虐的大海。他离开转储岛去接管史密斯营之前，侵蚀就已

经开始，而他生就一种超常的视觉记忆，那种所谓的“遗觉”，如今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现在看来，那个基斯说得对，如果打算搞农场，地上必须留很多树才行。但是，他仍然搞不懂，如果实实在在按照科学的方法经营土地，一个大豆农场为何需要把大量资源浪费在林木上。这不像在俄亥俄州，你想种玉米就只种玉米，不必浪费土地去种植树木之类的东西。地球是已经被驯化的星球，但新塔希提不是。这也是他来这儿的理由：驯化它。如果转储岛只剩下这些岩石和沟壑，那就只能放弃它，再找个新的岛屿重新开始，争取更好的结果。什么也别想压服我们，我们可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很快你就会领教这意味着什么，你这该死的荒凉星球。戴维森这样想着，在黑暗的小屋里不自觉地微笑起来，因为他喜欢挑战。他是有思想的男人，思考着，男人……女人，那一排诱人的曲线又开始飘过他的脑海，不停地微笑着、摇动着。

“本！”他吼了一声，坐起身，赤脚轻轻一荡，落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热水准备，干脆——利索——快！”这声咆哮让他舒舒服服醒了过来。他一伸懒腰，挠着前胸，穿上短裤，迈步出屋到了阳光下的空场，几个动作轻轻松松连贯完成。他很享受自己那训练有素的体魄——身形高大、肌肉发达。本——他的睚眦——已经备好水。水壶像往常那样正在火上冒着热气，本自己

也像往常那样蹲在一旁，眼睛盯着半空。睽嗤从不睡觉，他们只会呆坐加凝视。“早餐。干脆——利索——快！”戴维森说着，从毛糙的桌板上拿起他的剃须刀，睽嗤已预先把它摆在那儿，旁边还放上一条毛巾和一面带支架的镜子。

今天要做的事儿不少，起床前的最后一分钟，他已经决定飞一趟中心镇，亲眼看看新来的女人。二百一十二个女人分到两千多男人头上，压根不够分。而且跟第一批一样，其中绝大多数可能是来自殖民地的雏儿，只有二三十个老道的流莺。但这些宝贝儿着实是一帮热辣妞，他打算这次抢在前头，至少搭上其中一个。他皱起左脸，把绷紧的右脸迎向那沙沙作响的剃刀。

那老睽嗤在四周乱逛，单单把早餐从营地厨房端过来就得一个钟头。“干脆——利索——快！”戴维森大声吼道，让那家伙软塌塌的步子走得像点样子。本的身高一米左右，背部皮毛已经由绿变白；他又老又哑，在睽嗤里面都是个例外。不过戴维森知道怎么操控他们，如果值得，他可以驯服任何一个睽嗤。不过没这个必要。只要给这儿运送足够的人手，制造机器人和机器人，办农场建城市，到那时就没人需要睽嗤了。没他们更好。因为这个世界——新塔希提岛——说到底是为人类建设的。该清理的就清理掉，砍掉黑乎乎的森林开辟庄稼田，把原始的黑暗和野蛮无知一扫而光，这里能变成天堂，一个真正的

伊甸园。与破败的地球相比，这是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这将是他的世界。唐·戴维森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他骨子里是一个“世界驯服者”。他为人谦逊，但他知道自己的斤两。这是他的天命。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样才能得手。他从来都能得其所愿。

早餐下肚让他感到暖意融融。哪怕看见基斯·范·斯腾朝自己走过来，他的好心情也丝毫未受影响。基斯肥硕而苍白，一脸的忧虑，双眼外凸，活像两个蓝色的高尔夫球。

“唐，”基斯也没问候一句，直接说道，“伐木工们又在长条地上猎杀赤鹿了。休息室的里屋有十八对鹿角。”

“偷猎者偷猎，这事儿从来就没人能阻止，基斯。”

“你能阻止他们。因此我们才实行戒严，让军队管理这块殖民地，以维持法律。”

胖子发动正面进攻了！这真是太滑稽了。“好吧，”戴维森通情达理地说，“我可以阻止他们。不过你知道，我要关心的是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是也这么说嘛。重要的是人，不是动物。如果稍稍超越法律规范打一次猎，让这些人能熬过这倒霉的苦日子，那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总得有点儿娱乐才行。”

“他们有游戏、运动、个人嗜好、电影，还有一个世纪以

来所有主要赛事的影带，有酒、大麻、迷幻剂，还有一批新来的女人。以前陆军的安排缺乏想象力，只知道保障同性恋卫生问题，但现在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他们都给宠坏了，你的这帮开拓边疆的英雄，他们用不着把灭绝一个本土稀有物种当‘娱乐’。如果你不采取行动，我就在上交戈塞上尉的报告里加一份生态协定严重违规记录。”

“你觉得合适就做吧，基斯。”戴维森说，他从来不发脾气。看着基斯这个欧洲人情绪失控、面红耳赤的样子，让人觉得实在有点儿可怜。“归根结底，那是你的工作。我不会跟你争论，长官们可以在中心把这事辩论清楚，看看谁对谁错。问题是，实际上你想让这个地方保持原来的样子，基斯。让它像个巨大的国家森林公园，拿它来观赏、研究。太好了，你是专家嘛。但你得明白，我们都是来工作的普通人。地球需要木材，刻不容缓。而我们在新塔希提找到了木材。所以——我们就成了伐木工。你看，我们的分歧是，地球对你来说或许不是第一位，但对我是。”

基斯用那双蓝色高尔夫球般的眼睛斜视着他：“是吗？你想把这个世界变成地球那副形象，对吧？变成一片水泥沙漠？”

“我说‘地球’这个词的时候，基斯，我指的是人，是人类。你操心鹿、树木和纤维草，不错，这是你的事儿。但我看

待事物的角度更加现实，从上而下，最顶端的，目前为止，是人类。现在，我们在这儿，这个世界就要按我们的方式改变。不管你喜欢与否，这是事实，你必须面对；这恰好是世界改变的本质。听着，基斯，我要飞到中心镇那边看看新居民！你想一起去吗？”

“不，谢谢，戴维森上尉。”这位专家说完便朝实验室的小屋走去。基斯被那该死的鹿弄得心神不宁，像是疯了。不错，它们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第一次在史密斯岛看见它们的景象仍在戴维森的记忆中栩栩如生：那一大片红色的影子，肩宽两米，细细的金色鹿角像一顶皇冠。这种敏捷、勇敢的野兽是你能想象出的绝佳狩猎动物。而地球那边，无论是落基山脉还是喜马拉雅公园，现在都开始使用机器鹿了，真的鹿几乎绝迹。这些活鹿是猎人的梦想，因此，也必将遭到猎杀。哼，就连野蛮的睚眦也用他们那简陋的小弓箭猎杀它们。鹿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猎杀。可怜的老基斯心肠太软，看不清这一点。实际上这家伙脑子很聪明，只是不太现实，态度不够强硬。他明白人一定要站在强势的一方，否则必输无疑。识时务者为俊杰，真知灼见，就像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那样。

戴维森大步穿过居住区，晨光铺洒在大地上，温暖的空气中散发着木料和炊烟的清甜气味。作为一个伐木营来说，这儿

的一切显得整洁有序。在短短三个地球月，两百个男人便驯服了相当大的一片荒野。史密斯营：防腐塑料建造的几个巨大的测地塔，睽嗤劳工搭建的四十座木板屋。还有锯木厂，那儿的火炉吐出一丝青烟，飘过那大片的原木和成堆的木料；坡上，是停放直升机和重型机械的飞机场与大型预制机库。这就是伐木营的全部家当。但他们初来此地时简直一无所有，全是树。黑黢黢挤作一团、杂乱纠结的树木，一望无际，毫无价值。一条凝滞的河流被树木压盖，几近阻塞，几座睽嗤的小棚子隐藏在树林里，还有小群赤鹿、毛茸茸的猴子和鸟类。天地间长满了树。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遍布头上和脚下，目力所及，满是无穷无尽的林木和树叶。

新塔希提主要是水，遍及各处的礁石和大小岛屿切割出一片片温暖的浅海，五大岛屿有绵延两千五百公里的弧形海岸线，占据了星球西北的四分之一。这斑斑块块的土地上全都覆盖着树木。陆上是森林的海洋。面对新塔希提，你的选择要么是水和阳光，要么是树叶和黑暗。

但是现在，人类来到这里终结黑暗，把杂乱无章的树木变成整齐的锯木板，这些材料在地球上比黄金还要珍贵。严格说来，黄金可以从海水和南极的冰层中获取，但木材不能；木材只能取自树木，它一直是地球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如此一来，

外星球的森林就变成了木材。两百个人带着自动电锯和拖车，三个月来已经在史密斯岛上砍伐出了一片片长条地带，总共八英里宽。最靠近营区的条状地上的树桩已经变白、腐朽；经化学处理后，它们就会沉入地下，在永久移民——那些农耕者——到史密斯岛落户时化作肥沃的泥土。农耕者只消播撒种子，任它们在土壤中发芽生长。

这种事情以前曾发生过一次。说来奇怪，新塔希提的确等待着由人类来接管，证据明摆在这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地球，时间大约在一万年前，而进化的路径如此接近，让你一眼就能认出那些生物：松树、橡树、胡桃树和栗子树、枫树、冬青树、苹果树和白蜡树，以及鹿、鸟、老鼠、猫、松鼠、猴子。海恩-戴夫南特星球的类人生物自然要声称这是他们在殖民地球的同时完成的伟业，但你如果把这些外星人的话当真，就会发现，他们声称自己在银河系的每个行星都落了户，他们创造了一切，从性别到图钉一概拜其所赐。有关亚特兰蒂斯的种种设想则更现实些——这里很可能就是一个失落的亚特兰蒂斯殖民地。不过，这里的“人类”已经灭绝。按照从猿到人的发展脉络，取代他们的最切近的物种就是腓嗤——一种身高一米、浑身長满绿毛的生物。说他们是外星人倒也不错，但离变成人类可差得远，他们还没有完成进化。再给他们一万年或许可能。但人类征服者先到一

步，现在，进化的步数不再是千年一轮回的随机突变，而是以地球舰队恒星飞船的速度向前推进。

“喂，上尉！”

戴维森转过身，他的反应稍稍慢了一微秒，但这已足够让他恼火。这该死的星球有些不对劲，金色的阳光和朦胧的天空，温和的风中夹杂着腐殖土和花粉味道，让你感觉迷迷糊糊的。你就这么闲荡着，心里想着历史上的征服者，想着天命不可违之类，你的动作就渐渐迟滞下来，跟个睽嗤一样。“早上好，欧克！”他对迎上前来的那个伐木工头说。

黑瘦硬朗的欧克纳纳维·纳博就像一根钢丝绳，跟基斯的体格恰好相反，脸上也带着忧心忡忡的表情。“能耽误你半分钟吗？”

“当然可以，你有什么烦心事儿，欧克？”

“是那帮小杂种。”

他们背靠着栅栏上的一个开口处，戴维森点上他今天的第一支大麻烟卷。阳光斜射下来，混合着蓝色的烟雾，让人暖洋洋的。营地后面的森林是一条四分之一英里宽的未砍伐地带，充溢着清晨森林里惯有的微弱、持久、躁动而又匆忙的清脆噪声。这片空地很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爱达荷，也像19世纪30年代的肯塔基，或者公元前半世纪的高卢。“啾——啾。”远处

一只鸟在唱。

“我真想摆脱他们，上尉。”

“睽嗤？你要怎么摆脱，欧克？”

“让他们赶紧滚。厂里的活儿他们不会干，我们要倒贴养活他们。他们本身就是个该死的麻烦。他们根本就不干活。”

“你要知道怎么使唤他们，他们会干的。营地就是他们建造的。”

欧克纳纳维黑曜石般的脸阴沉下来。“是啊，我想，因为你有对付他们的技巧。我没这本事。”他停顿了一下，“我参加过远征训练班，应用历史课上说，奴隶制从来都不管用。从经济角度看完全划不来。”

“不错，但这算不上奴隶制，亲爱的欧克。奴隶指的是人。如果我们养奶牛，你能说牛是奴隶吗？不能。再说，这办法很管用。”

工头表情漠然地点点头，但他又说道：“他们太小了。我有意惩罚那些懒散固执的，可他们就坐那儿挨饿，什么也不干。”

“他们是小，这点不错，但别让他们把你骗了，欧克。他们很顽强，有很好的耐力，不像人类那样知道疼痛。你把这事儿给忘了，欧克。你以为打他们就跟打孩子似的。我告诉你，